

新 版

福楼拜评传

李健吾 著

福楼拜评传

李健吾 著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装帧设计：许康铭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94,000 印张：14.25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88 定价：1.44元

目 录

写在新版之前	(1)
原 序	(4)
第一章 福楼拜	(12)
第二章 包法利夫人	(61)
第三章 萨郎宝	(118)
第四章 情感教育	(181)
第五章 圣·安东的诱惑	(236)
第六章 三故事	(281)
第七章 布法与白居易	(320)
第八章 福楼拜的“宗教”	(362)
附 录	(407)
(一) 福楼拜的故乡	(407)
(二) 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	(426)
(三) 参考书目	(444)
插 图	
(一) 居斯达夫·福楼拜	
(二) 鲁昂市立医院	
(三) 德拉马尔夫人	
(四)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	

• 目 录 •

- (五) 圣·安东的诱惑
- (六) 鲁昂大教堂的窗画 (上部)
- (七) 鲁昂大教堂的窗画 (下部)
- (八) 一八四〇年的克瓦塞

写在新版之前

《福楼拜评传》是我在一九三五年写成的，同年年底出书，一晃已经四十多年了。象老朋友一样，依稀有些面熟。当时我正值盛年，约是二十八、九岁。现在重读，觉得精力大不如昔，有点惭愧。

它也不是全无毛病。

首先，这里缺一章专讲福楼拜的时代。他所处的时代是第二帝国、巴黎公社与第三共和时代。在1848年二月革命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之后，又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比较安定的局面，资本主义在这期间颇有发展，造成拿破仑第三的幻觉，以为可以大显身手了，结局只是证明自己的统治不堪一击。于是巴黎公社出现了。这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，不懂得怎么样从根本上夺取政权，小资产阶级和蒲鲁东(注)的无政府主义在这里占了上风，第三共和钻空子，牺牲了许许多多叱咤风云的革命儿女。我之所以不谈，固然由于没有能力分析这动荡不安的形势，实际也想不到分析，今天看来，谈这时期的经典著作甚多，正可藏拙。而《情感教育》的时代背景，正好是1848年前后，分析时不能不捎带几句，也就自然的很了。

福楼拜这一时期的态度，我谈到了，但是不够深入。他的经济来源一般是靠土地收入，他自己则怨天骂地、愤世嫉俗地辱

骂四周的资产阶级。一般认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叛徒。这是一种误解。我读到了这一点。他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，否定资产阶级，所以对落后的阶层虽然同情，在比衬上也达到了艺术的要求，而对整个工人群众的觉醒却表示冷淡。他对空想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，也不感兴趣。他的时代的真正伟大人物是马克思、恩格斯，然而他却视若无睹。他不骂巴黎公社，象小仲马那样的一帮顽固派，他的政治态度已经可取多了。至少，他对无依无靠的贫苦人们的一贯同情，在他这样异己阶级的艺术家当中，还是不可多得的。

他对宗教、特别是法国人所信奉的天主教，态度是客观的、科学的，这就等于说，他不相信。我们从他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已经看到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对他的影响。但是他走上了另一个极端，把艺术视为他的“宗教”，高唱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，一方面证明他对丑恶的时代与社会憎恶之深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情愿把自己反锁在“象牙塔”里，不要自己在政治上另找出路。他说他写《包法利夫人》，由于他憎恨现实主义。他所说的现实主义是尚夫勒瑞与杜朗地的现实主义流派，不要描写，不要画象，不要风景，不顾辞句恰当与否。他们否定文学是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，脱离巴尔扎克的伟大传统。而福楼拜，在《包法利夫人》里表现了他对细节的真实工力，建立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密切关系，以继承巴尔扎克为职志，走的正是恩格斯总结的现实主义道路。这条道路是蒲鲁东最早提出，后来又为高尔

·写在新版之前·

基大力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。同时，他又是在浪漫主义汪洋大海中沉浮过来的一个青年。《圣·安东的诱惑》最能说明这一影响。《包法利夫人》的英译本，由爱琳娜·马克思·艾威林翻译出来，说明他觉醒后深厚的艺术工力是能得到欣赏的。这种成就得之不易，因为浪漫主义在他心身两方面都曾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。

相隔四十多年，再看《评传》这本书，错误之处不少，甚至辞句也不足以达意。这一切只能请读者多多谅解，并予以指正。

注释

蒲鲁东（1809—1865）在他的朋友、画家古尔拜 Courbet 在英伦举行画展的时候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论艺术原则与其社会使命》、(Du Principe de l'art et ses Destination sociale) 指出：艺术一不合理，就有浪漫派反对古典主义，就有自然主义者 (naturaliste, 指荷兰画派) 或现实主义者 (réaliste) 反对浪漫主义。他在第十九章内说道：“今天叫现实主义的画派存在着。这个画派我称为批判的，意思是说，它是人道的、哲学的、分析的、综合的、民主的、进步的，它占有主导地位。”“它属于第六画派，是理想主义的最高级，是批判的。”

原 序

法国十九世纪文学，在小说方面，出了三个不世之才，根据各自的造诣，从不同的方向，射出同样温熙的光辐，普照近代小说的旅程。第一个走出十八世纪，充满了十八世纪气息的，是故作不同而真正不同的斯汤达 (Stendhal)。私淑德·塔西 (De Tracy) 的观念论，他利用想象的制作来分析，留下意外长远的影响。第二个是他同代而稍后的巴尔扎克 (Balzac)，摄取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，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大展览。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时代的激流，而自己成为无数青年的楷模。站在浪漫主义的边缘，同情文学的解放运动，他们运用通俗的形式，完成各自的使命。然而斯汤达的西班牙精神 (L'Espagnolisme) 的颜色加在十八世纪的情调上面，反而形成一般鉴赏的障碍，唯有巴尔扎克，借着他沉着的意志、多量的生产，得到公众的承认。一八四二年，斯汤达几乎无声无息地死去，但是临到巴尔扎克一八五〇年病故的时候，渐渐出来一批大学学生，敬礼斯汤达如敬礼神佛一般。

就在同时，有一个年轻人，却把斯汤达看了个分文不值。他不了解《红与黑》的人物与旨趣，不了解巴尔扎克称赞斯汤达的来由，^① 直到晚年，斯汤达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白痴 (idiot)。^② 最大的原因是斯汤达文章写得“坏”。在这一点上，

巴尔扎克也没有逃过他的贬责：

“巴尔扎克要是知道写作，该是怎样一个人！”^③

所以小说，无论如何演进，依旧等着它的荷马。说这话的年轻人，如若不是狂妄，一定抱负很大，看准了自己来日的造诣。他决不会是荷马，因为他有了太多的艺术意识 (conscience)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一谈到小说，不！一谈到艺术，我们就不敢随随便便丢开他，和丢开一件破烂的袍褂一样。我们不信世上单有一种艺术家存在。要是有的话，从理论和生活方式来看，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个，他叫居斯达夫·福楼拜 (Gustave Flaubert)。

创作是他的生活，字句是他的悲欢离合，而艺术是他整个的生命。一切人生刹那的现象形成他艺术的不朽。自从有了实业革命，差不多个个文人，不出卖灵魂，也要出卖物质的生存。只有这样一个人，硕果独存，做成我们最后的反抗，从理想里追求精神的胜利。他终身不过是一个布衣。他用好些年写一部小说，唯恐一字一声有伤进行的谐和。他可以收起他《圣·安东的诱惑》(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)，一搁搁上二十多年，然后修成最后的形式发表。他用著作替自己说话。而自己沉默着。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，以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泼妇，不料她和希腊女神一样庄严！没有一个人想到写小说，必须“好好地写出来，”这也就是为什么，想也不想，大家咬定她是下流女子。他们错把文字当做故事，也想象不出这怎么交

织在一起，成为一幅绮丽的锦霞。渐渐这阵惊愕散开，大家明白眼前是一盘新东西，和巴尔扎克有些相似，却又迥乎不同！这不仅仅是一个巴尔扎克，更是一个艺术家。斯汤达深刻，巴尔扎克伟大，但是福楼拜，完美。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，斯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，而福楼拜告诉我们，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。他有他风格的理想，而每一部小说，基于主旨的不同，构成不同的风格的理想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(Madame Bovary)是他第一部披露的小说，这时他已然三十五岁。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年，他发表一部小说：《萨郎宝》(Salammbô)、《情感教育》(L'Éducation Sentimentale)、《圣·安东的诱惑》、《三故事》(Trois Contes)。《布法与白居谢》(Bouvard et Pécuchet)还差两章告成，他却不幸逝世。我们现在依照发表的次序，分章论述各书。通常攻讦福氏的人们，总以为他行文迂徐，缺乏天才的自然流露，但是他早年的著作，在抽屉里尘封了三十年，有游记，有短论，有长篇小说，有短篇小说，有自传式的记述，全部论及，一方面祛除攻讦的人们的误会，一方面证实作者幼年深受浪漫主义的薰染。说实话，这是一个生性极端浪漫的青年。他崇拜雨果(Hugo)，擅自呼做“我们的朋友”；十年以后，和他妹妹写信，他依然承认道：

“无论如何，有生以来，这是最叫我心跳的人，或许在我一切的不识者之中，我最爱的人。”④

· 原 序 ·

十五、六岁的时候，他写过一篇《拜伦小传》，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一样，走进“世纪之子”的身影领洗。他叙述他们这群后期的浪漫青年道：

“好些年前，我们乡下有一群年轻的荒唐鬼，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。我们旋转于疯狂和自杀之间。有的自己害掉自己的性命，有的死在他们的床上，有一位用领带勒死自己，好几个嫌无聊，胡闹死掉。美哉其时！剩下的只有布耶 (Louis Bouilhet) 我们两个人。”^⑤

剩下他来，是的，回头用他的著作，送终他幼年身经的浪漫主义。他下定决心，用了苦心，剪正他浪漫的天性，而给他另一个天性——现实的眷恋——挪出空隙。十八、九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《拉伯雷》(Rabelais)，颂扬这十五世纪的巨灵。晚年向乔治·桑 (George Sand) 解释，说他胶着在地面之上。他会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刮胡子发笑。和浪漫主义者不同，他能够嘲世。他会用第三者的口吻，在写给妹妹的信里，打趣自己：

“对话 (一点钟以前)——我，我的女门房 (我听见响声)：

“女门房 (从前厅内)——是我，先生，你用不着分心。(女门房打开门，平常门帘自己开着。)我给你拿火柴来了。先生，你缺火柴用。

“我——是的。

“女门房——先生用火柴用的真不少。先生真用功！啊！先生多么用功！我就办不了，我，我跟你讲。

“我——是的。

“女门房——先生不久要回自己家了。你对的。

“我——是的。

“女门房——这对你好极了，呼一点新鲜气，因为自从你到这里来，说真的，说真的……”

“我（有意）——是的。

“女门房——令尊令堂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一定满意……”^⑥

简单的女门房想不到这年轻学生怎样憎恨法律！怎样躺在屋里净抽烟，不用功！这两种性癖跟着年岁的加长，渐渐得到一种美好的平衡。这可以用他的著作证明。在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性癖之上，另有一种古典主义的（classique）意识或者修养，驾驭它们而行。

然而在他所有的遗著之中，他的函札更为他留下永生的记忆。整个的福楼拜生活在这里，从他最冷的憎恨到他最热的喜爱。我们从十一岁看他长大、发展、体会、经验、接受、抛弃，一直看到他去世的前夕。他不准自己出现于自己艺术的制作。这独身者，在他深长的寂寞之中，把自己一行一行地写给他的朋友。吉德（André Gide）、他今日光荣的小同乡，曾经道：

“我好久就爱福楼拜，仿佛一位师尊、一位朋友、一位兄长；他的函札是我的枕边书。啊！二十岁的时候，我念了多少回！没有一个句子，我今天不认识的……从此我精神上最重要的进步，就是敢于批评它。”^⑦

如果他的作品受人敬重，他的函札却叫人爱。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是艺术家；他的函札告诉我们他是人，和人一样，这里另是一种风格、一种自由的不经意的笔墨。他没有想好好地写它，没有用他的腔调 (gueuloir) 限制它；他自己曾经向他的情妇解释道：

“一轮到你，也真怪，我就写坏了；这里我不放进文学的虚荣，听其自然。在我的信里，全撞在一起，好象我一时要说三个字。”⑧

和他的感情一样，他的思想，他艺术的理论，他都放在他的信笺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我们立论的根据，几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：“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这如果是取巧的方法，却也是最稳妥、最坚定的方法。这也正是福氏在布耶《遗诗》(Dernières Chansons)的序里，开首表示的意旨。我们主要的论断，大部分站在对他的认识上。

犹如斯汤达与巴尔扎克，福氏没有派别。有的天才来在他的时代，有的天才受尽了物质的折磨；斯汤达生早了好些年，巴尔扎克多亏了他的毅力，唯有福楼拜，是天之骄子。巴尔扎克已经死了六年，读众望眼欲穿，等着看他制作的继承；浪漫主义已经成为滥调，而雨果自己，热心政治，多年流放在外；同时一群年轻人，属于新一代，摆起现实主义的门市，却没有鲜货张罗主顾。忽地大步踏进一个新人来，一枝私下准备了二十年的生力军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时代！时代先是一惊，随

即认清主人，在他面前低下了头。唯有福楼拜，是天之骄子。但是他丢开千金一时的机运，转回故乡，在工作的谧静里，只和永生为友。

古尔蒙 (Gourmont) 把福楼拜说做法国十九世纪最大的作家；^① 散慈玻瑞 (Saintsbury) 没有那样热狂，以为他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最大的小说家，而塞克瑞 (Thackeray) 去世之后，欧洲没有一位出乎他的肩右。^② 浦鲁斯蒂 (Proust) 一点不推重福氏的比喻，却说他用词类 (例如动词，接续词等等) 复兴法国文字的生命；^③ 狄保戴 (Thibaudet)，仿佛恶作剧，指出他和福氏风格的因缘^④。我们不提左拉 (Zola)、福氏的友生，更不提莫泊桑 (Maupassant)、他晚年得意的弟子。我们尤其勿需想象，有多少怨男从毛诺 (Moreau) 照见自己，有多少怨女从爱玛 (Emma) 认出自己！要是他的理论打不开你的智慧，他的作品却怎样钻进你的灵魂！你可以驳倒他，然而要想驳倒他，和吉德一样，和尼采 (Nietzsche) 一样，你必须先做他的学徒。不象斯汤达那样直率，不象巴尔扎克那样复杂，他是居斯达夫·福楼拜。

注 释

①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福楼拜致高莱 (Louise Colet) 女士书。

② 一八七八年六月，致莫泊桑书。

③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致高莱女士书。

· 原 序 ·

④ 一八四三年一月，致妹书。

⑤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，致高莱女士书。布耶极其喜爱中国。福氏自己，不是诗人，却无时不在梦想旅行中国。一八四七年十二月，福氏向高莱女士抱憾道：“想想，无疑地，我将再也看不见中国；我将再也随不着骆驼的协韵的步子睡觉！或许将再也看不见匍匐在竹林里的老虎眼睛发亮！你也许把这看做想象的食欲，不值一怜；然而我一想到就难受……”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他在给桑斗(Sandeau)夫人的信里，说他很想随同法国的远征队到中国来，甚至于抛弃他的工作他也情愿，不幸他的母亲上了年纪，离不开他。他慨叹道：“这是第二回我错过了中国！”

⑥ 一八四三年三月，致妹书。

⑦ 见于吉德的《遇合集》(Incidences)。

⑧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，致高莱女士书。

⑨ 参阅古尔蒙的《文学漫游》(Promenades Littéraires)第四卷。

⑩ 参阅散慈玻瑞的《法国小说史》第二卷。

⑪ 参阅浦鲁斯蒂的《报章集》(Chroniques)

⑫ 参阅狄保戴的《福楼拜》。

第一章 福 楼 拜

“我的性格本身就缺陷，寻找的还永久是缺陷。”

——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，福楼拜致高莱女士书。

“有时你把我看做闹剧的一个倒楣的角色，有时你又把我比做一个买办。说真的，我没有那么高，也没有那么低；你过分俗化我，也过分诗化我。女性向来否认半色(demi-teintes)，而且从来不愿意、或者不能够了解复杂的人性！”

——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，致高莱女士书。

福楼拜的甥女、高芒维勒(Commanville)夫人，在她的《回忆录》里面，供给我们许多可贵的材料与研讨的线索，成为了解她舅父必需的根据。关于福氏的父亲，她告诉我们，《包法利夫人》里面的拉里维耶尔(Larivière)大夫，正是他逼真的撮写。爱玛吞了砒霜，大家束手无策，就在这紧要的时际，

“拉里维耶尔博士到了。

“天神出现也不见其会引起更大的骚动。包法利举起两手，卡尼外(Canivet)赶快住手，郝麦(Homais)不等大夫进来，先就摘下他的希腊小帽。

“他属于毕莎(Bichat)建立的伟大外科学派、目前已经不存在的哲学家兼手术家的一代，爱护自己的医道，如同一位热狂的教徒，行起医来，又热情，又明敏！他一发怒，整个医院发抖。学生尊敬他到了这步田地，牌子才一挂起，就尽力学他，这样一来，人在附近城镇，又看见他的棉里“麦里漏斯”长斗篷、他的宽大的青燕尾服。硬袖解开，拖下来一点盖住他的胖敦敦的手——一双非常美丽的的手，从来不戴手套，好象为了加快救治病人一样。他看不起奖章、头衔和科学院，又仁慈，又慷慨，周济穷人，不相信道德，却又力行道德，简直可以看成一位圣者了，如果不是头脑细致，别人怕他就象怕魔鬼一样的话。他的目光比他的手术刀还要锋利，一直射到你的灵魂深处，不管是托词也好，害羞也好，藏在底下的谎话统统分解出来。他这样活在人民当中，充满和易可亲的庄严气概——一种觉得自己饶有才能与财富的意识和四十年勤劳、无可非议的生涯形成的庄严气概。”

在福楼拜一姓里面，他的父亲亚世勒·克莱奥法司(Achille Cléophas)，是第一个由于职业关系，迁移在诺曼底(Normandie)的首邑鲁昂(Rouen)住家的。实际产酒著名的香槟(Champagne)地方，才是这一姓的故乡。除去福楼拜本人，他的祖先差不多个个行医为业，其中多数从事兽医，有的还兼营马掌匠的生意，临到他父亲，更发扬而光大之，从一八一八年起，他充任鲁昂市立医院院长，直到一八四六年去世，他的长兄又蝉联了三十余年，所以圣佩韦(Sainte-Beuve)批评《包法利夫人》，临尾点定道：